

**Il linguaggio
e la morte:
Un seminario
sul luogo della
negatività**

**Giorgio
Agamben**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

[意] 吉奥乔·阿甘本 著 张羽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意)吉奥乔·阿甘本著;
张羽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Il linguaggio e la morte: Un seminario sul
luogo della negatività
ISBN 978-7-305-21760-9
I. ①语… II. ①吉… ②张… III. ①语言哲学-研
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7415号

Il linguaggio e la morte: Un seminario sul luogo della negatività
By Giorgio Agamben
© Giulio Einauda Editore S.p.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NJUP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33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书 名 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
著 者 [意]吉奥乔·阿甘本
译 者 张羽佳
责任编辑 张倩倩 张 静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20×1194 1/32 印张7.5 字数141千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1760-9
定 价 5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激进思想天空中不屈的天堂鸟

——写在“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出版之际

张一兵

传说中的天堂鸟有很多版本。辞书上能查到的天堂鸟是鸟也是一种花。据统计，全世界共有 40 余种天堂鸟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 30 多种。天堂鸟花是一种生有尖尖的利剑的美丽的花。但我更喜欢的传说，还是作为极乐鸟的天堂鸟，天堂鸟在阿拉伯古代传说中是不死之鸟，相传每隔五六百年就会自焚成灰，由灰中获得重生。在自己的内心里，我们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所引介的一批西方激进思想家，正是这种在布尔乔亚世界大获全胜的复杂情势下，仍然坚守在反抗话语生生灭灭不断重生中的学术天堂鸟。

2007 年，在我的邀请下，齐泽克第一次成功访问中国。应该说，这也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中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登场。在南京大学访问的那些天里，

除去他的四场学术报告，更多的时间就成了我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过程。一天他突然很正经地对我说：“张教授，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左翼学者中，你还应该关注阿甘本、巴迪欧和朗西埃，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说实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虽然在2000年，我已经提出“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对国内来说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也就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开辟了我们这一全新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之所以没有使用“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而是转启“激进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因之我后来开始关注的一些重要批判理论家并非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干脆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前者如法国的维里利奥、斯蒂格勒，后者如德国的斯洛特戴克等人。激进话语，可涵盖的内容和外延都更有弹性一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成为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激进思潮呢？用阿甘本自己的指认，激进话语的本质是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意向却正好相反。

“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不合时宜，即绝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为此，阿甘本还专门援引尼采^①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②。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激进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已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和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乡愁和把握他们自己时代的本质。^③我基本上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阿甘本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重要的一员大将。在我看来，阿甘本应该算得上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

①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德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论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等。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 Life",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0.

③ [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群体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观念独特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与巴迪欧基于数学、齐泽克受到拉康哲学的影响不同，阿甘本曾直接受业于海德格尔，因此铸就了良好的哲学存在论构境功底，加之他后来对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大家的深入研读，所以他的激进思想往往是以极为深刻的原创性哲学方法论构序思考为基础的。并且，与朗西埃等人1968年之后简单粗暴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不同，阿甘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他关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紧急状态”（国土安全法）和收容所现象的一些有分量的政治断言，是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为之恐慌的天机泄露。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为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重要成员之一。这一点，也与巴迪欧入世时的学徒身份相近。他们和巴里巴尔、马舍雷等人一样，都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1965）一书的共同撰写者。应该说，朗西埃和巴迪欧二人是阿尔都塞后来最有“出息”的学生。然而，他们的显赫成功倒并非因为他们承袭了老师的道统衣钵，反倒是由于他们在1968年“五月风

暴”中的反戈一击式的叛逆。其中，朗西埃是在现实革命运动中通过接触劳动者，以完全相反的感性现实回归远离了阿尔都塞。

法国的斯蒂格勒、维里利奥和德国的斯洛特戴克三人都算不上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人物，他们天生与马克思主义不亲，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还抱有敌意（比如斯洛特戴克作为当今德国思想界的右翼知识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在他们留下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阿甘本所说的那种绝不与自己的时代同流合污的姿态，对于布尔乔亚世界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激进话语。斯蒂格勒继承了自己老师德里达的血统，在技术哲学的实证维度上增加了极强的批判性透视；维里利奥对光速远程在场性的思考几乎就是对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宣战；而斯洛特戴克最近的球体学和对资本内爆的论述，也直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批判者。

应当说，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我们向国内学界推介的这些激进思想家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他们依然坚执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

的大旗，发自肺腑地激情呐喊，振奋人心。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明证，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就有人类更美好的解放希望在！

本书中阐释的思想最初源于 1979 年冬天和 1980 年夏天的研讨班内容，参加的人有 Massimo De Carolis、Giuseppe Russo、Antonella Moscati 和 Noemi Plastino。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是集体交流的成果。事实上，把言说的话语全都翻译成为文字以表达事情本来的面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书并不是对这次研讨班内容的记录，而是用一种容易接受的形式将之组织起来，来呈现我们所讨论的思想和内容。

吉奥乔·阿甘本

目 录

前言	001
声明	006
第一天	007
此在与死亡。否定性问题的起源。无与否定性。词语：此在。否定性从其自身抵达此在。人作为“无”的守卫者。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第二天	017
埃琉西斯。黑格尔与指示。《精神现象学》中的感性确定性。我们所说的内容并不是“想要说”本身。“这”的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中的埃琉西斯秘仪。指示与语言。每一话语皆言说不可言喻之物。朝向否定性的“这”与指示。	
附记 1 （在第二天与第三天之间）	034

亚里士多德，“这”与第一实体。Τό τε ἦν ἐῖναι。呈现与言说。

第三天 040

这里与这个。代词的意义问题。语法与逻辑。代词与超验性。指示问题。代词作为转换机制。语言的寓所。代词的意义维度与存在问题。转换机制作为语言的超验性结构。

附记 2 (在第三天和第四天之间) 056

语法与神学。上帝之名。神秘性与不可命名之名。

第四天 065

语言与否定之地。声音与指示问题。声音的意义维度。奥古斯丁与“死语言”。高尼罗与关于声响的思考。洛色林与声音的气息。另一种声音：作为原始的连接在语言中的位置。声音作为历时性：语言的生成及时间性。声音作为根本的否定性以及作为否定性之寓所。

附记 3 (在第四天和第五天之间) 078

声音中蕴藉着什么？解释学循环。德里达与语法。语法学作为根本原则。

第五天 082

黑格尔与声音。死亡之声音。“每一种动物都会在其极端的死亡中得到一种声音”。声音-语言的辩证法与主奴辩证法。主人享受与声音。声音作为否定性的源初链接。

附记 4 （在第五天和第六天之间） 096

巴塔耶与无约束性的否定性。科耶夫与巴塔耶的通信。

第六天 102

海德格尔与声音。语言并非活着的人的声音。人处于声音缺席的语言之寓所。声音与情绪。思考死亡与思考声音。声音作为存在之声。

附记 5 （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 118

近古神秘主义中声音的神话。瓦伦提尼安时期的诺斯替教义中的静默形象。在上帝处，沉默乃是逻辑的寓居之所。

第七天 123

诗歌中词汇的生成的经验。语言中的主题与事件。普罗旺斯诗歌中爱之词语的生成。创造理性与发现理性。生活的和诗化的。佩吉朗关于“无”的感受。关于利奥波第诗作“无限”的解读。诗歌中韵律与音乐元素的重要性。缪斯是关于那不可捕捉之词语的经验。诗与哲学。诗节与散文。回归利奥波第的田园诗。

附记 6 (在第七天和第八天之间)	153
-------------------------	-----

列奥纳多与无。

第八天	155
-----------	-----

声音作为自然与逻辑之间最为源初的形而上学链接。意指与展示。音素的地位。语言与死亡之间的根本性关联是声音。逻辑与伦理。声音作为一种纯粹的“想要说”(无)以及作为一种伦理学要素。逻辑与伦理在静默中的统一。否定之地与无根基的知识。哲学与悲剧。哲学作为悲剧意识的回归。声音与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的问题。绝对者与声音。* se。性格与神灵。最后的哲学家的独白。语言与死亡之关系的终结。那从未存在和尚未出生之物。

附记 7 (最后一天之后)	183
---------------------	-----

时间之思。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曾在”。绝对者与“本有”。绝对的声音。无可言说的判决。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的终结”。曾在与从未存在。无命定之历史。献祭的问题。暴力的基础和基础性的暴力。

致乔治·卡普罗尼	199
----------------	-----

术语对照表	202
-------------	-----

人名对照表	210
参考书目	213
译者后记	216

前言

在“关于语言的本质”的第三个演讲中，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人(有死者)是那种能够将死亡作为死亡来体验的生灵。动物却不能如此。但是，动物同样也不能言说。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根本性联系闪现在我们面前，但仍然是未经思考的。无论如何，它召唤我们走向语言之途，在这条道路上，语言本己地将我们置于它的关怀之中。与此同时，死亡也是那种向我们发出召唤并触动我们的本源力量^①。

“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根本性联系闪现在我们面前，但仍然是未经思考的”，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专门探讨这一

^①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通往语言之途》，Pfullingen, 1967, p.215. (注释中的外文文献名都用中文标注。——译者注)

联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可以达到海德格尔思想中那至关重要的临界线——也许这正是那条他曾经告诉过他的学生们的那条临界线。1968年夏天,在拉图尔(Le Thor)举行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海德格尔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可以看到它,而我却不能。”当然,我们的探讨并不是直接针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从海德格尔出发去质询这一根本性的联系,因为这一根本性联系经常会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某个关键时刻浮现出来,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更是如此。同时,我们的视线也会超出海德格尔,寻找那无论是死亡还是语言都未曾将人源初地归属于其中的自由之境。

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被视为有死者和会言说者。人拥有“语言的能力”(ζῶον λόγον ἔχων)和死亡的能力(Fähigkeit des Todes),二者的联系在基督教传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生灵,“我们这些生灵不断地通过耶稣基督将自己交付给死亡”(αεὶ γὰρ ἡμεῖς οἱ ζῶντες εἰς θάνατον παραδιδόμεθα διὰ Ἰησοῦν;《哥林多后书》4. 11),这也即是说,人通过基督/词语(Verbo)^①将自己交付给死亡。更进一步,正是这种信仰把人们引向语言(καὶ ἡμεῖς πιστεύομεν, διὸ καὶ λαλοῦμεν; 4·13.)。借此,我们将语言“神秘地安置于神之所在”(οἰκονόμους μυστηρίων θεοῦ;《哥林多前书》4.1)。

^① 在意大利语中,Verbo一词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词语”,即英文中的“Word”;其二是指基督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教义中的第二位格(圣子),即耶稣基督。——译者注